

天津 大码头

肖克凡 著

TIANJIN
DAMATOU

只要大运河还被人们称为『御河』，
那么就有水。有水，河的故事就有得
可讲了。当然，还有那一座座浮桥。

中国青年出版社



肖克凡
著

TIANJIN
DAMATOU

天津 大码头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大码头/肖克凡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153-0047-4

I. ①天…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1968 号

责任编辑:程薰眉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2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6.75 印张 2 插页 480 千字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3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开篇引言 /1

1 隆昌海货店 /3

2 针市街 /7

3 耳朵眼炸糕 /1

4 正昌商行 /13

5 一场武戏 /17

6 天津《国事报》 /20

7 玉华春饭庄 /22

8 虞宅之丧 /27

9 跪哭二道街 /29

10 大出殡 /31

11 改朝换代 /35

12 以身赎匾 /41

13 割袍断义 /45

14 评书片段 /47

15 不眠之夜 /48

16 一根红线 /52

17 金玉之缘 /56

18 特殊车夫 /59

19 虞云隆叫板 /63

20 深夜锤声 /66

21 杏仁茶 /71

22 家厨 /79

23 军粮城 /83

24 小圣姑算命 /85

25 火神爷诞辰 /89

26 七尺裤子八尺袄 /92

27 泻药 /95

28 贴身儿的衣裳 /98

29 洋教李 /102

30 说媒 /105

31 遗书 /108

32 情丝未了 /113

33 毒药 /119

34 前夜 /123

35 订婚宴会 /127

36 后会有期 /138

37 天津“话癆” /141

38 扛河坝 /149

39 遭遇玉姑 /153

40 我是厨子 /161

41 赌徒虞云隆 /168

42 学生菜 /173

43 出走 /181

44 娘娘官 /190

- 45 李家的烦恼 /195
46 九九重阳 /200
47 桂枝 /204
48 北洋大戏院 /209
49 一场秋雨一场凉 /214
50 井水不犯河水 /220
51 多事之秋 /226
52 一年之前 /231
53 受聘 /238
54 本埠菜 /244
55 卢振天探营 /249
56 玉姑寻人 /254
57 血溅赌场 /257
58 虞二起家 /261
59 陷害 /268
60 同时怀孕 /274
61 有凤来仪 /282
62 应聘 /287
63 告别南市 /295
64 恢复老字号 /301
65 同时分娩 /304
66 风水宝地 /311
67 威廉和吉米 /314
68 我是虞金诚 /318
69 家宅不宁 /326
70 卢振天叫板 /331
71 清除桂枝 /336
72 选址 /339
73 冤家路窄 /344
74 卖入娼寮 /348
75 开业大吉 /350
76 虞云隆逛窑子 /357
77 娶了窑姐儿 /362
78 兄弟情仇 /366
79 开门红 /373
80 破五 /376
81 当面摊牌 /382
82 金嫂的心事 /387
83 短兵相接 /391
84 祸不单行 /397
85 车毁人亡 /402
86 师徒邂逅 /407
87 暗下杀手 /411
88 同归于尽 /417
结尾赘语 /425

开篇引言

我的曾祖父据说是河南人。河南什么地方呢，好像是河南彰德府。彰德府在河南绝非寻常之地，清朝末年安阳地方出了一位袁宫保，后来竟然还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可惜命不久永，身后在天津留下几座大宅子以及风流才子袁克文。当然，我的曾祖父只是一个水手，他跟人家袁项城共饮一河之水，却毫无关系。光绪年间这位操着一口河南乡音的穷苦水手跟随船队抵达九河下梢的天津卫，立即被天津人称为“倭子”。

我曾祖父的名字叫赵古里。

那时候的天津卫，有着很多的水。正是由于有着很多的水，那时候的河南船队浩浩荡荡驶入津门，才不是什么新奇事情。如今，你在《中国地图》上肯定寻找不到那条大河的踪迹了。人间不过百年，一条千帆竞发万舸争流的大河竟然蒸发得无影无踪，当然还包括丁玲女士的桑干河以及朱老忠同志闹事的千里堤。前几年我去山东临清一带寻访义和团早期领袖赵三多的遗迹，看到的只是一条长满枯黄野草的河床——这就是北方大运河僵硬的尸体。

那时候有水。那时候，水手赵古里跟随船队出河南过山东入直隶，行驶在白浪滔滔的大运河上。那时候，由于官方疏浚，无论被称为卫河的南运河还是被称为潞河的北运河，在天津方言里统统被称为“御河”。多年之后当御河被天津人称为“大运河”的时候，那已经没有什么水了。

很显然，“御河”就是皇家的河。皇家的河里行驶着挂有大清龙旗的船队，民间称之为“龙船”。被天津人称为“倭子”的水手赵古里到达天津后并没有返回河南老家，他在出产百年老醋的独流镇住了下来。光绪十九年，这位河南倭子娶了一位当地姑娘为妻，落户津门了。

赵古里属于外省移民，这位河南移民的家乡口音终生未改，只是嘴里增添了几个天津词语，譬如“二哥吃菜瓜”和“羊肉氽丸子”什么的。到后来，御河里没了龙船，但赵古里还是操着河南口音称它为“御河”，颇有几分天津保皇党的味道。

天津发生壬子兵变（北洋乱兵冲进估衣街，高呼“袁宫保不能走”并且哄抢商家，其实这是向孙文的南方政府示威）那年的春天，华历四月二

十八，一大早儿赵古里为了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出门独自行走在御河大堤上，一声接一声咳嗽着，用力清理着喉咙里的痰涎。这时他无意之间看到御河里一条大船上有人落水，溺水者拼命挣扎着。

我的曾祖父赵古里，那时候已经瘸了一条腿，人称“瘸赵”。看见有人落水瘸赵站在御河岸上大声呼喊救人，可惜四周没人回应。滔滔御河水裹挟着赵古里的呼喊声，奔腾而去流向百里之外的天津大码头。

苍天在上。赵古里因此成为这次神秘落水事件的唯一目击者。他老人家不知道落水者名叫卢德发，也不知道他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卢振天，更不知道那个把卢德发推入水中的人名叫虞荫堂以及其中隐情。赵古里只好站在御河边上撒了一泡臊尿，说了声“死生有命”然后转身回家了。赵古里解裤撒尿的地方，正是当年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的遇难处。据说这位烟瘾极大的“拳匪”大师兄正是静海人，庚子事败之后他落荒而走，在御河岸边被一路举刀追杀而来的乡勇活活剁成一摊肉泥。看上去仿佛是谁家丢失的一大团过年包饺子的肉馅。

义和团的另一位大师兄，攻打天津紫竹林英法租界的“坎字营”首领张德成，庚子事变之前本是直隶白沟的一名普通水手。当年的水手张德成有一次在津西古镇杨柳青停船靠岸，还找赵古里借了二十文钱，说是口渴了去茶馆喝一壶香片。多年之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白沟这地方名噪一时成为中国北方的日用小商品批发市场，一派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只是没人知道张德成了。

落户津西独流镇的停子水手赵古里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日复一日站在高高的御河大堤上，注视着奔腾不息的河水，感慨万千。其实这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圣哲感叹，有着天渊之别。

公元一九三八年腊月二十九，六十八岁的赵古里弥留之际，口中念念不忘的最后一句话竟是“义和拳的张德成还欠我二十文茶钱呢”。

现场没人认为这是一笔应当写进中国近代史的债务。于是耿耿于怀的瘸腿老人赵古里便撒手西去了。

只要大运河还被人们称为“御河”，那么就有水。有水，河的故事就有的可讲了。当然，还有那一座座浮桥。

1 隆昌海货店

歌谣云：“天津卫，三宗宝，古楼炮台铃当阁。”这是表述事物的存在。后来又有歌谣云：“古楼拆，炮台倒，大火烧了铃当阁。”这是描绘事物的终结。人间事物都是这样，有始就有终。

俗话说，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这是说元代海津镇即有漕运了。可论起天津的真正发祥地，应当还是在卫河、潞河、白河的三岔河口别名“小直沽”的地方。明清以来，光阴荏苒，到了袁世凯在著名的三岔河口修建金钢桥的时候，他已经荣任直隶总督，同时还兼着北洋大臣。袁氏志存高远，一九〇二年实行“新政”，开发了天津的“河北”，而且修建了当时被称为“新站”的天津铁路北站。至于坐落在三岔河口的金钢桥则堪称袁大人实行新政的标志性建筑。

三岔河口修建铁桥之前，天津卫这地方，水道纵横，河流网布，水旱交通，多为浮桥，津门因此有“浮梁驰渡”之壮景。就说北门外御河上的钞关，即人们俗称的“北大关”也是一座浮桥。南运河改弯裁直，“老铁桥”移建到这里，取名“金华桥”。这是一座水平开启式的铁桥，看着很是壮观。金华桥的桥南路西，有一幢十分气派的大楼，这便是天津著名的隆昌海货店。

民国二十二年的华历四月二十八。一大早儿，隆昌海货店的伙计们便打开店门。只见有的伙计端着铜盆洒水，有的伙计挥动扫帚扫地，不声不响却是一派忙碌景象。临近上午八点半钟，当班的大胖襄理出现了，他吃力地抱着一块红漆大招牌，吭吭哧哧将它立在隆昌海货店门口。人们看到红漆大招牌上写着四个大字：虞府待茶。

海货店居然操办茶事，看来四月二十八不是寻常日子。很快，伙计们清扫完毕，有的端着铜盆有的拖着扫帚，陆续回到店堂里去了。大胖襄理并不拾闲，他指挥着伙计们搬桌挪椅洗壶刷碗，还摆放了几盆鲜花，不一会儿工夫就将宽大的店堂布置成为一个喝茶歇脚的好地方。

隆昌海货店一河之隔，对岸被称为河北关上。俗语“关上关下，大混混儿康八”其实是说咸丰年间的景象。清帝逊位，康八也死了八期，然而前清大混混儿争险斗狠的遗风不但连绵不绝，而且新人辈出，青胜于蓝。

临近上午九点钟，北门外大街上的人流明显稠了起来。无论乘车还是步行，过了金华桥人们纷纷奔南而去，进了北门继续向南，出了南门脸儿仍然不改方向，一窝蜂朝南而去好像是奔赴一个共同约会。而从南向北而来的人

流，很是稀疏。

原来四月二十八这一天是民间的药王诞辰。天津城南三十里地方有一座峰山药王庙，据说很灵。峰山药王庙每逢四月二十八举办庙会，祭祀药王孙思邈。届时，天津四城八乡的父老乡亲们为了驱灾却病健体强身，一大清早儿便争先恐后奔向城南峰山药王庙进香许愿。一路上人山人海，成为津门一景。

尽管人们成群结伴奔向城南三十里参加峰山药王庙会，地处北大关的隆昌海货店的生意并未因此显出冷清。临近九点钟的时候已然来了几拨顾客，其中不乏操着关外口音前来贩货的东北老客儿。隆昌海货店的大伙计身穿青布大褂儿拱手行礼站立在店铺门外，频频朝着顾客们表示歉意，然后指着立在门口的红漆招牌说，今日虞府待茶，敝号遵嘱，头晌暂不营业。

顾客里有人听说隆昌海货店头晌“虞府待茶”，立即连连点头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了声后晌再来，转身走了。

看起来，这年年岁岁四月二十八的虞府待茶，好比年年岁岁四月二十八的药王庙会，早已成为隆昌海货店的惯例。

此时，金华桥畔的御河里更是一派繁忙景象。有船靠岸一声吆喝挂缆，苦力们忙着卸货，也有船儿扬帆起航，满载货物而去泛起一道道浪花。俗话说鲜鱼水菜。老世年间天津的鲜鱼码头，卸货地点主要在河北娘娘庙一带。海榔头们趁着渤海涨潮逆流而上，载着满舱黄花鱼驶进陈家沟子，交给鱼锅伙。而津西古镇杨柳青一带出产的蔬菜则主要依靠内河水运，金华桥一带码头的繁忙也就不舍昼夜了。

也是临近九点钟的光景，有一条平底快船自西向东行驶在御河上。它顺风顺水很快抵达金华桥左岸，然后喊着拴缆。一个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站在船头，鹰鼻鹞眼，鼠嘴猴腮，那相貌就跟评书里说的一样，绝非等闲之辈。船儿落帆靠岸不等停稳，这位青年男子一纵身便跳到岸上，落地无声，面不更色。那两个水手模样的小伙子一身短衣打扮，手脚也很敏捷，泊船之后随即登岸，大脚阔步，紧紧跟随着“蓝缎棉袍”朝着金华桥走去。

这一年是闰三月，因此四月天气已经暖和，棉袍儿应当换季了。“蓝缎棉袍”手里摇着一柄黑色折扇走在金华桥上，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越发显得不合时宜，引人掩口而笑。然而此公目不斜视如过无人之境，一步三摇过了金华桥，径直朝着隆昌海货店走来。

身穿青布大褂儿的大伙计站立在隆昌海货店门前，朝着这位顾客拱手行礼笑容满面说，对不起敝号早晌虞府待茶，暂停营业。

来者根本不理睬大伙计，手里摇着黑色折扇大步走进隆昌海货店，然后

十分响亮地咳了一声。站在柜台里的小伙计笑了，因为这声音很像澡堂里的浴客泡在热池里发出的响咳，而这里却是隆昌海货店。

这一声响咳惊动了大胖襄理，他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走出柜台，注视着鹰鼻鹞眼鼠嘴猴腮的青年男子，觉得这位顾客十分眼生。

这位爷，早晌这里虞府待茶，我们暂停营业，劳您大驾请过了晌午再光临敝店。

这位“爷”清瘦的脸庞透出几分野心勃勃的朝气，他不理不睬当班的大胖襄理，只是一语不发站在柜台前面，注视着挂在迎面墙上的鱼翅。

说起这鱼翅，隆昌海货店还是很有名气的。民国初年开业的“先得月”和“聚合成”，这两家天津风味的大饭庄使用的鱼翅，常年从这里进货。天津人是腥猫儿，吃海货很是在行。方圆几十里没人不承认隆昌海货店是一块金字招牌。

这位爷，我已然跟你说了，敝店今天有应酬，虞府待茶，因此头晌暂停营业，请你多多包涵。大胖襄理脸上露出不悦之色，一板一眼继续说着。

虞府待茶？今天我要是连虞府一块儿收了，你也就用不着暂停营业啦。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满嘴杨柳青口音，说罢嘿嘿冷笑着，一屁股坐在店堂里“虞府待茶”的太师椅上。这天津与杨柳青不过二十多里路程，口音却是大不相同。

当班的大胖襄理什么人都见过，此时还是难以判断这位操着杨柳青口音的“蓝缎棉袍”的底里，只得以守为攻，扬手说了声上茶，顺势给柜台里“穿着木头裙子”的伙计递了个眼色。隆昌海货店的学徒们，一个个都赛人精。

一个小伙计双手捧着一碗热茶迈着小步儿走上前来，笑容满面说您请用吧这是新沏的香片。

这时候，店堂里的大座钟咣地敲了一响，已经上午九点半钟了。

“蓝缎棉袍”并不理会这碗热气腾腾的茶水，掏出怀表不言不语地看了看时辰，好像根本不相信隆昌海货店的大座钟。

当班襄理一眼看出这镀金怀表是西洋“舶来品”，口气缓和了几分说，你需要什么请撂下一张单子，过了晌午我们保证一样儿不差把东西送到您府上。

从我一进门儿你就哇啦哇啦没完没了，跟话痨似的。我求你别说了行吗？你一说话我这耳边儿就跟飞来一只苍蝇，再说也没见过你这么肥实的苍蝇啊！嗡嗡嗡嗡吵得人心烦意乱。我看啊，你该干嘛就干嘛去吧，让我一人坐这儿歇会儿得啦。

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操着纯正的杨柳青口音，性情暴躁地朝着当班襄理一口气说出这样一番话语，说完之后频频摆手，那表情仿佛真是在驱赶

一只令人厌恶的绿头苍蝇。

既然你老人家不乐意坐这儿招苍蝇，那就赶紧明示吧。这一大早儿就顶门儿进来了，你是要燕窝儿呢还是要鱼翅啊？当班的大胖襄理左手掂着右手，满脸怨气说。

我要鱼翅——啊。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拖着长腔说道。

当班襄理突然放声大笑说，你既然是来买鱼翅的，我就不能让你空手回去。隆昌海货店的鱼翅三六九等，今天是随你挑随你选。伙计们，现在就把咱们最好的鱼翅拿来，请这位小爷过一过目。不过，我得斗胆问一句，你老人家在哪一座大宅门里发财呢？

我就知道你们生意人是看人下菜碟儿。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一板一眼说着，似乎是在炫耀着自己的杨柳青口音。我告诉你吧，大宅门，我常走，一座宅儿门一码头。

当班的襄理估计对方沾有几分青帮背景，挪动大胖身子伸手礼让说，既然如此这位爷请您看货吧。

柜台里，大伙计立即捧出一只红绒衬底的玻璃匣子，小心翼翼递给柜台外的小伙计。只见这只玻璃匣子里躺着一只大鱼翅。当班襄理知道这是隆昌海货店的头等货色。

这位年轻的顾客并不急于看货，他稳稳当当将屁股坐在太师椅上，慢慢悠悠呷了一口茶水，缓缓仰起脖子咕嘟咕嘟漱了漱口，一扭头噗地一声将满口茶水吐在地上。

当班的襄理见多识广，但还是拿不准这位小爷究竟属于哪一路鸟儿，只得嘿嘿笑着说，这是我们隆昌海货店的上等鱼翅，你过目吧。

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听了这句话，突然伸手啪地一拍大腿说，您瞧我这记性，今天我不是来买鱼翅的，我是来买燕窝的。

当班的襄理顿时气得脸色泛青，知道今天遇到了祸头。他眯起双眼注视着面前这位来历不明的年轻顾客说，我现在要是真的把燕窝拿来，你不会改嘴说你今天是来买虾酱的吧？

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脸上露出几分无赖的笑容，笑而不语。

当班襄理说着递了一个眼色给那位大伙计，大声说快把燕儿窝拿来。柜台里大伙计立即端出一盆晒干的海蛰子，递给柜台外的小伙计。小伙计接在手里吆喝了一声“上等的燕儿窝来啦”，转身将海蛰子递给了当班襄理。

这可是上等的燕儿窝啊，请你老人家过目吧。当班襄理端着这盆海蛰子大声说，脸上却挂着几分冷笑。

这位年轻顾客一派见多识广的样子。他扭过脸去瞥了一眼，然后漫不经

心地伸手从盆里捏起一颗海蛎子，满脸鄙夷的表情。这就是头等燕儿窝啊？这种货色你们竟然宝贝似的拿出来给我看，我看你们真是一群臭要饭的，这隆昌海货店赶紧关门歇业吧。

这位爷，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上等燕儿窝啊！你就是走遍天津卫，也买不到比它更好的货色。大胖襄理一本正经地说着，尽情戏弄着这位装腔作势的顾客。

伙计们伸手捂住自己的嘴，强憋着不敢笑出声来。

当班襄理凑上前来故意压低嗓音说，这种燕儿窝当年可是前清贡品，除了光绪和西太后谁敢吃啊！

当——当——当，隆昌海货店的大座钟敲响了。

十点钟了。当班襄理不由侧身朝着窗外的大街望去。华历四月二十八上午十点钟，此时应当是“虞府待茶”的时辰了。

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手里捏着一颗海蛎子，表情尖刻地说，无商不奸，你说这是上等燕儿窝，我可信不过。我必须亲口尝一尝。

说着，他将这颗海蛎子放在嘴边，伸出舌头舔了舔。

这位年轻的顾客居然将海蛎子当做燕儿窝，并且冒充内行伸出舌头舔了舔，这煞有介事的样子活像一只大尾巴鹰。隆昌海货店的伙计们注视着这位不懂装懂的活宝，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店堂里终于噙地一声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当班襄理冷笑着问道，这位小爷，你身上这件蓝缎棉袍是赁来的吧？这上等燕儿窝你老人家也尝过了，我看你赶紧脱了棉袍吧省得捂出一身痱子来。

2 针市街

每年华历四月二十八这天上午，金华桥迤西的御河南岸必然上演一出好戏。一时间这里被围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煞是热闹，成为天津城北一大景观。有童谣云：四月二十八，城南庙会看药王，比不过城北祭河的虞荫堂。说起这位虞荫堂，此人正是城北这一出好戏的主角。他的“正昌商行”坐落在针市街上，远近闻名。每逢四月二十八他率领全家前来这里祭祀河神，已成定规。

说起虞荫堂祭河谢恩的掌故，其实内容并不复杂。那是二十二年前的四月二十八，春天里年轻力壮的虞荫堂乘船前往山东贩货，离开天津不久驶入

独流境内，航行在御河上突然翻船落水，生意伙伴卢德发不幸罹难，虞荫堂却奇迹般生存下来。获救之后虞荫堂认为此乃“天恩河赐”，随即将四月二十八视为自己的“重生日”，每逢此日他年年率领全家来到御河岸边，隆重举行盛大仪式以谢河神。虞氏这种感恩戴德的行为，为他在天津商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虞荫堂的四合院，坐落在天津城里的大费家胡同。这条胡同据说是由于明朝末年出了一位费官人而得名。家住在费家胡同的虞荫堂年过六旬已成鳏夫，近几年更是体弱气衰，即使风和日丽也很少出门，正昌商行的生意主要交给一位人称“钦三”的账房先生打理。这位钦三先生跟随虞荫堂三十年，属于绝对可靠的心腹之人。

虞荫堂还有一个多年不改的习惯，那就是每年四月二十七的当天夜里他总要住在正昌商行账房里。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儿他长袍马褂率领浩浩荡荡的祭河队伍从坐落在针市街的正昌商行出发，一路上神色庄严地前往御河岸边。

家喻户晓的虞荫堂祭河仪式，年年都是很有看头的。四月二十八往往是早晨八点半钟，浩浩荡荡的祭河队伍便走出正昌商行大门，一路吹吹打打沿着针市街朝西走去，拐弯向北，热热闹闹直奔御河岸边而去。这时候，围观的人们紧紧跟随上来，有家住附近的寻常百姓，也有专程从远处赶来的穷人。

虞氏祭河的队伍以执事开路，举着旗锣伞扇什么的，挺气派。紧随其后是一班道士，咿咿呀呀念唱着，经曲悠扬。道士们后面是一桌子鲜花和一桌子翠柏，鲜花翠柏之后四个伙计抬着一只香味四溢的烤全羊，这只烤全羊后面是一桌子祥德斋点心，点心后面是一桌子五花肉，总共十六刀摆成一个“谢”字，后面便是四只巨大的筐箩了，小船儿一般。每只大筐箩里都盛着二百个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每个大馒头里都包裹着一块银元。这四只大筐箩里是八百个大馒头，这八百个大馒头里包裹着八百块银元。这四只大筐箩后面，行走的便是虞荫堂以及家人了。虞荫堂老先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虞金诚，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白面书生；二儿子名叫虞云隆，身高体壮一派武把子形象。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班和尚，身披袈裟一路诵经不止。

每年临河谢恩仪式之后，这位著名绅士回家途中必然在隆昌海货店歇脚小憩，呷几口热气拂面的香茶，随即起身打道回府，这就是隆昌海货店一年一度的“虞府待茶”。有人说这是摆谱儿。

今年的四月二十八，一大早儿御河岸边聚了一大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心一意等待着虞荫堂举行祭河谢恩仪式。他们翘首以待，其实等待的是那八百个包裹着银元的大馒头。时间渐渐到了九点钟，人们的表情紧迫起来。每年的这种时辰，虞氏的祭河队伍应当走出针市街了。

今年，却大不一样了。临近十点钟，御河岸边还是不见祭河队伍的踪影。人群一时躁动起来，有人居然开始骂街了。

老子天不亮就从三义庄跑到这里，还不是为了抓到几个馒头掰出几块银元来，怎么还不见姓虞的人影啊？

他妈的，今天虞荫堂一定是不来啦！四月二十八祭河谢恩？我看他这是假装慈悲。

我听说虞荫堂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四样儿全沾，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儿！

御河岸边人们议论纷纷，从坚忍的等待渐渐变成无聊的谩骂。天津人骂街力度很壮，往往是一镐头刨到底，不见泥汤子不罢休。

十点钟了。一个衣裳褴褛的汉子突然大声喊道，十点钟啦，往年这时辰虞荫堂已经坐在隆昌海货店里喝茶啦。

人群嗡地一声，动荡起来。失去耐心的人流向金华桥方向拥去，很快就要演变成为一群寻衅滋事的乱民。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悠扬舒展的鼓乐，正是“行街”慢板。混乱不堪的人流顿时停住脚步，一起回头朝着西面望去。

来啦来啦！虞荫堂祭河谢恩的队伍真他妈的来啦。衣裳褴褛的汉子大声嚷嚷着，仿佛看到了一只只大馒头里包裹着一块块银光闪闪的洋钱。

人们立即欢呼起来，撒腿朝着西面跑去。

虞氏的祭河队伍迟到了，阵势却不减，依然是八个执事开道，其后是一桌桌供品，乐队紧随，演奏的《行街》。一班道士吟诵着经文，气氛很是庄重。看热闹的人流很快弥散在御河堤岸上，焦急地等待着祭河仪式开始。说起御河的这段河堤，正是当年红灯照大师姐林黑儿乘坐“黄莲圣母号”停船的码头。

那位衣裳褴褛的汉子猴子似的爬到一棵大树上，居高临下注视着热闹的场面。咦，敢情只来了虞大少爷虞金诚和虞二少爷虞云隆，今天怎么没见虞荫堂老先生的身影呢？

是啊，一成不变的四月二十八，每年主角虞荫堂那是从未缺席的。唯独今年的祭河仪式虞荫堂本人居然没有露面。人们小声议论着，感到很惊奇。

虞荫堂没来，今天的临河谢恩只得由虞大少爷虞金诚主祭。一张宽大的供桌摆在河堤上，香炉里青烟缭绕。十几个伙计忙着将供品摆上供桌，无外是祭祀河神的干鲜果品。和尚们与道士们，开始轮班诵经了。

虞金诚细长身材，清瘦的瓜子脸，目光炯炯有神，穿着一件蓝布大褂儿，显得朴素大方。虞云隆则是一张圆脸，五短身材穿了一套黑色中山服，看上

去不大像学生，反而觉得他正在武馆里学艺。

虞金诚长虞云隆四岁，今天他是主祭。

钦三先生这人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虞府伙计们在这位中年男子的干练的指挥下很快就布置好祭祀河神的场面。诵经声声笼罩着御河堤岸。虞金诚手持一纸祭词，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二少爷虞云隆也东张西望，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

御河岸边伴着阵阵诵经声，大少爷虞金诚亲手放生，将两桶活蹦乱跳的鲫鱼倒进御河里。二少爷虞云隆随后亲手放了两笼子黄雀儿。这群小鸟儿一溜烟飞走了。

这时候一位身披紫色薄呢斗篷的年轻女子悄悄挤进御河堤岸的人群里，出神地注视着远处的虞大少爷——虞金诚。

诵经声戛然而止。虞金诚开始大声朗读“祭河神赋”。这是一篇文采飞扬的文章，首先回顾了当年四月二十八虞荫堂乘船遇险落水不死的史实，然后对河神进行了感恩戴德的歌颂，末尾则是祈祷众神保佑虞氏家族平安昌盛兴旺发达云云。

虞金诚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娃娃，毕业于私立南开学校，正准备报考北洋大学预科。由于受过正规教育，他朗诵祭文操着标准国语，丝毫没有天津口音里的“齿音字”，听起来字正腔圆，优美文雅。那位身披紫色薄呢斗篷的年轻女子目光痴迷，不由得朝前走了几步。

有人小声说，别挤啊别挤，现在还没往河里扔馒头呢。

虞金诚大声读罢“祭河神赋”，无意之间抬头朝着身披紫色薄呢斗篷年轻女子的方向投来一瞥。她很敏感，立即低头转身挤出人群，很窘的样子。

钦三先生主持祭祀仪式，虞金诚和虞云隆并排跪在御河堤岸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以谢河恩。这时候，虞府的十几个伙计大声吆喝着“谢——恩——啦！”然后便将祭品投入水流湍急的御河里。

首先投入河里的是那一只烤全羊，激起一团浪花，然后是鸡鸭鱼肉以及一只只包裹着银元的大馒头还有一包包祥德斋的大八件点心，接二连三地投入水中。这时候，御河两岸腾地沸腾了。今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等的就是这个时刻啊。只见那个衣裳褴褛的汉子率先跳入御河，顺流追逐着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只只大馒头。紧接着，一群半大小子争先恐后跳进水里，奋力朝前游去。其中一个男孩儿快速游动着，顺流追击着那只烤全羊。

此时人们心里明白，烤全羊纵然不错，可御河里漂浮的一只只白馒头里分明包裹着一块块响当当的银元。

几个中年妇女竟然也跳进水里，伸出双手急切地去抓水里漂浮的馒头。

一时间，这河里人头攒动手臂挥舞，吵吵嚷嚷乱成一锅热粥。

人们惊叫起来。原来一个捞取烤全羊的男孩儿被激流卷走，一时没了踪影。这男孩儿的母亲站在岸边大声尖叫着，一边哭号一边向着三岔河口跑去。

御河堤岸上，主持祭祀仪式的钦三先生请大少爷虞金诚大声宣读着虞荫堂今年的“许愿”，为了方便御河两岸百姓，虞氏愿意出资捐银在这里修建一座浮桥，以此善举酬谢河神之恩。这座即将修建的浮桥暂时取名“虞家桥”。

人们根本没有心思听取虞荫堂的善举了，一拥而去朝着三岔河口向方狂奔——那个为了捞取烤全羊的男孩儿，已经淹死了。

钦三先生神色慌张，立即压低声音对虞金诚说，大好日子居然淹死一小孩儿，这兴许不是吉兆，我看还是赶紧打道回府吧。

虞金诚忧心忡忡说，那孩子若真给淹死了，一定不要忘了给他家送几袋白面去。

二少爷虞云隆早就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嘟囔着催促钦三先生赶紧宣布祭河仪式到此结束。

虞氏祭河队伍终于打道回府，笙管笛箫响起，锣号鼓钹齐鸣，虞金诚和虞云隆并排行走着，就这样面无表情地回到了针市街正昌商行。

御河岸边有消息传来，说为了捞取烤全羊的那个男孩儿，真的已经淹死了。这时候的针市街上，走动着几个形迹可疑的汉子。

3 耳朵眼炸糕

还是在隆昌海货店，那位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起身脱去棉袍，立即露出一身月白色春绸裤褂——赵云的长靠变成了武松的短打扮。

隆昌海货店的伙计们，面面相觑。

你以为我真的把海蛎子当成燕儿窝啊？实话告诉你们，今天我在贵店这里软磨硬泡就是等候虞荫堂的大驾光临。现在都十点半啦，姓虞的那老东西怎么还没来啊？

当班襄理听罢蓝缎棉袍的这番话，也觉得纳闷。是啊，此时已然十点半钟了，怎么还不见虞荫堂他老人家的身影呢？

请问，您在这里等候虞荫堂老先生，究竟有何公干啊？当班襄理转动着肥胖的身躯，询问对方。

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冷笑了。这关你屁事儿！今天要不是我大事在

身，非给你这身肥肉减减膘儿不可。

当班襄理的脸色倏地变得惨白。

这时候，四条陌生壮汉鱼贯而行，大步走进隆昌海货店大门，一起朝着身穿蓝缎棉袍的青年男子拱手行礼，表情十分恭敬。其中一位镶着大金牙的汉子说，卢大少爷，今天祭河啊敢情虞荫堂根本就没露面，听说那老家伙病了，此时正躺在正昌商行账房里喝汤药呢。

他妈的，虞荫堂怎么病啦？被称为“卢大少爷”的这位青年男子听罢随从的报告，不由得皱眉思忖。他伸手缓缓从那只大盆里捏起一颗海蛰子，猛地一甩手嗖地一声——这颗海蛰子便准确地击中了当班襄理的额头。这位大胖子疼得一声唉哟，立即伸手捂住面孔大声喊叫起来。

走！咱们去掏虞荫堂的老窝儿。卢大少爷伸手从太师椅上拿起蓝缎棉袍给自己披上，一声喊喝出了隆昌海货店，一步三摇行走在北门外大街上。四条壮汉紧紧跟随着，早已隐蔽在各个角落的十几个打手这时也露面了，都紧跟在四条壮汉身后，一起朝着针市街方向走去。

北门外大街上的行人，纷纷闪开了道路。

针市街东口的对面，有一条极其狭窄的胡同，人称“耳朵眼胡同”。这条胡同口有一间很小的店面，便是夫妻经营的增盛成炸糕铺。这里店面虽小，货色倒是人人称道。久而久之，“增盛成”的字号变得无人知晓，“耳朵眼炸糕”却叫响了，多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大时代，这“耳朵眼炸糕”居然进入天津卫食品“三绝”而远近闻名。

卢大少爷身披蓝缎棉袍一派混星子形象，大步来到增盛成炸糕铺门前。店主刘万春立即迎将出来，热情地跟这位年轻顾客打着招呼。卢大少爷回头问那四位壮汉，你们也该吃点儿东西啦？壮汉们纷纷点头表示饿了。十几个打手更是热烈响应，说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响了。

你给我拿二百个炸糕。卢大少爷伸出两个手指说。店主刘万春听罢又惊又喜，只得摆手说一时做不出两百个炸糕。

你废话少说。弟兄们在杨柳青上船的时候就说要吃天津卫北大关的炸糕。这二百个炸糕我限你半个钟头做出来。卢大少爷恶声恶气说着，伸手从铁算子上拿起一个热炸糕，贪婪地吃了起来。他大口咀嚼着，被炸糕烫得滋滋吸着凉气。

刘万春夫妇忙不迭地操作起来。一只只白色糕团投入嗤嗤作响的油锅，渐渐炸成金黄颜色。增盛成炸糕铺门前仿佛来了一群蝗虫，操着杨柳青口音的壮汉们十分放肆地吞咽着。

临近正午时分，身披蓝缎棉袍的卢大少爷嘴里嚼着耳朵眼炸糕走进针市